

梁文生 校注

徐愚齋自敘年譜



江西人民出版社
全國百佳出版社

徐愚斋自叙年谱

【清】徐润 撰

梁文生 校注

江西人民出版社
全国百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徐愚斋自叙年谱 / (清) 徐润撰; 梁文生校注.

—南昌: 江西人民出版社, 2012.8

ISBN 978-7-210-05554-9

I. ①徐… II. ①徐… ②梁… III. ①徐润(1838~1911)
—年谱 IV. ①K825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60316 号

徐愚斋自叙年谱

(清) 徐润 撰 梁文生 校注

责编: 蒲 浩

出版: 江西人民出版社

发行: 各地新华书店

地址: 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(邮编: 330006)

发行部电话: 0791-86898801

编辑部电话: 0791-86899010

E-mail: taxue888@foxmail.com

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张: 5.5

字数: 150 千字

ISBN 978-7-210-05554-9

赣版权登字—01—2012—351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定价: 25.00 元

承印: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

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序言	—— 1
----	------

徐愚斋自叙年谱	—— 5
---------	------

序言

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，故凡贤士大夫皆年有谱而日有记，盖欲以传之后世，垂之无穷也。余从事香山徐雨之先生二十有五年矣，其行事有足述者，岂可湮没不彰？因劝徐君编年谱日记，徐君笑而诺之。谱成，谨将余所知于徐君者，就其一生成败利钝，略述于下。

雨翁年十五离乡井，来沪上，越半载，弃书入贾。其执事不敢不敬，其与人不敢不忠，兢兢二十年，颇见信于中外。时曾文正、李文忠议兴商埠，岁甲戌，与唐景星诸观察，创招商轮船局，仁和、济和保险公司，开平、林西煤矿，塘沽种植公司，续办承平三山银矿。岁丙子，为扩充商局计，独任艰巨，将旗昌金利源汽船全公司买受，由是得与外洋诸公司争衡，中国之龙旗飘扬于英京及利物浦、南洋各岛、檀香山、日本等处者，雨翁之力，亦雨翁生平最得意之事也。又与诸昆季创同文书局，奉旨影印图书集成，进呈御览。余如广百、宋齐铅版书局，贵池、天华、南票、台吉等矿，粤东开平码头公司、香港利远糖榨公司、玻璃公司、烟台缫丝局、虹口伦章造纸公司、上海立顺兴杂货号、元吉绸庄、成号布庄、典当钱庄、茶庄茶栈，或合开或独创，难以枚举。其间囿于势限，于时成者七八，不成者二三。开创伊始，虽殚竭

徐愚斋自叙年谱

经营，集群策群力以从事，往往垂成中止，雨翁则未尝告劳焉。迨癸未秋，法越肇衅，法舰攻闽之马江，我阳武兵船击毙法提督孤拔。法人恚忿，以七兵船扰宁波、吴淞，查禁封口，声言攻高昌庙之制造局。纷纷逃难，雇内地民船，值至二三百两一船。上海为中外总枢，以致风声鹤唳，一日数惊，商市奇紧，周转不灵，致败坏几不可收拾，艰难创就尽付东流，他人处之，当不知如何愤懑矣。乃雨翁自书一联云：“放宽肚皮袋气，咬定牙根吃亏。”何其达哉！旋奉李文忠奏办关外金矿，岁辛卯，创建平，续办永平，兼热河合办各矿。榆关十载，马瘡仆痛，艰苦备尝。又与沪上西商，设业广房产公司。甲午唐山薦饥，饥民十余万告赈无所，势将流而为匪，雨翁振臂一呼，两月间官商共集三十余万，得以无事。丁戌间，合肥李文忠、仁和王相国先后内召雨翁，因亦南归。未几而有庚子之变，复在粤东开创自来水公司，合股循环日报。辛丑析津平，百废具举，雨翁以为当务之急，莫急兴商，乃与西商设先农房产公司，以为商务基础，复自设广益房产公司，合股电车公司，种福台垦务公司，以兴市廛。岁壬寅，在上海创景纶中国汗衫厂，粤东香山东岸同益种植橄榄松柴公司。癸卯，同创锦州大凌河天一垦务公司。甲辰，上海合设地丰公司。丙午，设华兴保险。丁未，设华安保险。皆所以振实业而挽回利权者也。

溯雨翁六十年来，名场阅历，在上海如捕盗会、捕洋务、赈务等局，皆厕身其间。甲辰，为众公举任商会协理一年。此外，如丝业公所、茶叶公所、商学会、预备立宪会、育才书馆、尚贤堂、青年会、广肇公所学堂、山庄医院，凡各局各会之有关公益者，与及从前出洋肄业学生，无役不董其事。或因或创，必视其力之所能及，共襄厥成。是以中外巨商，莫不尊亲而钦重焉。又如丙丁两年，为其五六两世兄与洋人交接保款，失于无限致赔巨款，其数之大，骇人听闻，为通商以来之所无。雨翁宁重名誉，牺牲财产而勿恤，尤为人所难能。在乡里，

则修风水,濬沟渠,栽树木,围垣墙,筑神社,建乡约,改文塔,设赈会,兴义学,倡平糶,无不经营创办以堵閭閻。在族则修谱建祠,虽值艰窘,次第举办不惜也。今则自营菟裘^①于故乡北山岭,命名竹石山房,有地二十余亩,内则田园庐墓,中西义学,并附帛金会、平糶所。又于上海北新泾建敬德堂山庄,可谓豪情达观,其襟怀之磊落、志量之宽大,不辞劳瘁,息息以公益为重,谓非商界之伟人哉?雨翁今年七十有三,所谓必得其名、必得其寿者欤!兹于暇日,复自编辑年谱,并将寓沪六十年来欧亚见闻各大事,笔之于书,兀兀终日,不容少懈,其精神矍铄,诚非常人所能及。欧友有兰能先生者,具有同志,因以同声相应,同气相求,凡有所知,彼此通告,俾底于成。古人云:老当益壮,宁知白首之心;穷且益坚,不坠青云之志。于雨翁有焉。爰记崖略如此。宣统二年孟夏之吉古堇孙世馥芸斋甫志于沪北之矮庐。

^① 菟裘,古邑名。春秋鲁地。在今山东泰安东南楼德镇。《左传》隐公十一年(公元前712年):“使营菟裘,吾将老焉。”后世因称士大夫告老退隐的处所为“菟裘”。

徐愚斋自叙年谱

昔黄帝十四子，其一为徐氏。左定公四年，传称殷民六族，徐氏居其次。史称皋陶生伯益，伯益佐禹有功，封其子若木于徐。今泗州临淮有徐城，即若木封地，为禹贡徐州之域。自若木传三十二世至偃王，始大，于周又传十一世至章禹，而徐失国。然则徐之立国几二千年，子姓蕃衍可知。故《史记·秦纪赞》谓以国为姓，首为徐氏。先世居河南陈留，为淮水所出之地也。至宋季，有延祚公者，隐居乐善，子广达、广德二公，遭元季之乱，流离相失，久之始遇于广州之香山。盖广达公已自河南而南雄，而番禺，而香山，凡三迁矣。初寓雍陌长埔，后卜居于前山，寨占籍焉。广达公次子观成公，自前山分居北岭，九传至怀仁公讳化熊，润之五世祖也。高祖东星公讳煌，曾祖福轩公讳会兴，祖诚斋公讳士雄，父宝亭公讳佩珩，三代皆诰赠荣禄大夫。曾祖妣韦氏、鲍氏、詹氏、黄氏，祖妣容氏，妣杨氏，皆诰赠一品夫人。伯父钰亭公讳昭珩，诰授通议大夫；叔父琚亭公讳聪珩，赠荣禄大夫；季父荣村公讳瑞珩，诰赠荣禄大夫。

徐愚斋自叙年谱

道光十八年，戊戌，一岁

是岁冬十月二十八日亥时，生于香山北岭乡老屋，先大夫名之曰以璋，字润立，又名润，号雨之，别号愚斋。时曾祖母、祖母在堂，先大夫年二十二岁，太夫人年二十一岁。

道光十九年，己亥，二岁

道光二十年，庚子，三岁

道光二十一年，辛丑，四岁

莲大姑生，十二月初八日戌时。

道光二十二年，壬寅，五岁

道光二十三年，癸卯，六岁

道光二十四年，甲辰，七岁

道光二十五年，乙巳，八岁

王丹书先生开学。

道光二十六年，丙午，九岁

王丹书先生教读。

道光二十七年，丁未，十岁

王丹书先生教读。

道光二十八年，戊申，十一岁

王丹书先生教读。

道光二十九年，己酉，十二岁

王丹书先生教读。

道光三十年，庚戌，十三岁

卢麟生先生教读。

咸丰元年，辛亥，十四岁

卢麟生先生教读。

冬，荣村公返家，二年正月回申。

咸丰二年，壬子，十五岁

二月初一日，离澳门下香港，随同先四叔荣村公乘英公司轮船。二月十二日，抵吴淞，晚开到上海，是时船上官舱客位每位收船价一百二十八元，散客收三十二元，加饭资两元。抵申后，寓小东门咸瓜街亦昌丝茶土号。先四叔雅好文墨，延有杨镜泉、纪眉峰二夫子，皆饱学士也，诗词之外，并精星学，推余命，谓有翰苑望，不宜落市井。先四叔送余之姑苏西园杨子芳老伯家读书。至五月节，因口音隔阂，不惟书不能读，话亦不明。于是仍回上海。先伯钰亭公谓：“既不读

书，当就商业。”因留宝顺行学艺办事，师事曾寄圃，同学郑济东、许兴隆与余三人，学丝学茶，不分彼此。余先学丝楼，看丝之西人名韦伯氏，茶师西麦氏，皆相待甚优。余黎明即起，习字数百，又学算于阙筑甫。韦伯氏见余之勤也，许为志不可量，深相契重。宝顺行旧东必理氏去世，韦伯氏接手，先伯总理行内办房事务，寄圃师代上堂办事，迨寄圃师去世，韦伯氏即嘱余继寄圃师之任。

附记：

亦昌号在咸瓜街，当时为南北大道咽喉之区，西则襟带县城小东门、大东门之所出入，东过两街，即黄浦故市场，最为热闹。再南则帆船辐辏，常泊沙船数千号，行栈林立，人烟稠密，由水路到者，从黄浦陆行则必从此街也。再北有潮州会馆、天后庙，界外即是浦江。自天后庙经立大码头，即今之宁采里西饭馆；东至洋泾桥，循河西岸直至老北门为止，均一片旷地，属法租界。自洋泾桥至苏州河，东至浦江，西至福建路，属英租界。英租界之内，即今五马路边有指望洋行，今三井洋行之南，在西北角上名李阁庙，有比利士勿洋行。洋泾桥边有裕丰洋行，桥东有大涨滩一大段，今之大英医院、新公司总会，皆填筑而造。滩边黄浦路仅宽二丈，继有天祥、长利、新旗昌、公昌、华记、新关、宝顺、李百里、丽如、裕记、广源、仁记、和记、怡和等，接踵而起。洋泾桥边，即大小船只停泊、上落埠头。如北京路之北，英领事署旁边之大空场直至苏州河边，即现时公家花园之地，当时系一大水坑，薰德里门前一带，乃沙宁船坞，既无大桥，亦少摆渡，初由英商兆丰洋行就该处建造外大桥，过桥之客收费一二文，后归工部局。沿桥填筑之地，或数百步数千步之广，法人亦尤而效之。旧日之黄浦与今日之黄浦不啻减阔一半，内复添筑马路，头头是道。今之兴仁里如意巷之间，乃初设跑马场，后因地价继长增高，乃移至大马路西泥城桥之北，即今亿鑫里等处为第二跑马场，后又移今之跑马场，计地四百八十余

亩，盖已三迁矣。前每亩价值数十两或百余两，今值数千两至数万两不等，又复占及浦北，地自跨有苏州河，立为美租界。当时中虹桥只有二三家传耶教房屋，桥边有一礼拜堂，门前为摆渡之处，乃小埠头而已，今则宽阔一如英界。如三菱公司、码头、德国总署均由填筑而成，离中虹桥不远，有粤人甘章在彼设船坞厂，初闻凑资不易，诟事成之后，大得利益。今美界已占至宝山县界矣。又复于泥城桥之西、老闸桥之北，占为公共租界，一切布置，均不亚于英租界。总而言之，英租界也，美租界也，公共租界也，皆英人独掌其权，实三而一者也。惟法人则各守疆界。横览十里洋场，以寂寞荒塚之地，竟成繁华富庶之乡，其经济之宏、力量之大，岂不伟欤？然尚不知餍足，日谋扩充，日图推广，政令不行，主权日削，曷胜浩叹。

咸丰三年，癸丑，十六岁

春学丝楼，秋学茶，同学友郑济东、许兴隆不分职守，月得薪俸本洋十元。

附记：二月初十日金陵失守。

咸丰四年，甲寅，十七岁

仍充丝茶等职，薪水二十元。

咸丰五年，乙卯，十八岁

仍充丝茶等职，兼佐理阿多臣栈务，薪水二十八元。

荣村公去闽。

从叔关大为本族老四房之裔，嗣于老五房艺忠公为继子，年十五岁，到申寓礼记洋行学业。是年初冬，洋东往松江一带打鸟，命关大

徐愚斋自叙年谱

叔坐民船随同前往，行抵松江口，忽遇飓风，船身覆背，关大叔被淹身故，舟子与焉。余既命人打捞、棺殓，运灵槎回乡，葬于本村土名罗合山。

咸丰六年，丙辰，十九岁

帮帐上堂，兼充各职。

咸丰七年，丁巳，二十岁

仍充各职。

八月十七日，必理氏大班故于申，韦伯先生接管宝顺洋行事。

咸丰八年，戊午，二十一岁

仍帮帐上堂，兼各职。

十月，二妹合姑生，至五十二岁卒。

冬令，回家婚娶，荣村四叔助洋一千元，上海各帮朋友、亲戚送衣帽袍料不计其数，所收礼洋多至一千六七百元。其时，申市生意发达，交往甚多，又藉伯叔余荫、行中招牌、自己职守，以致人情如此之多，酬谢之酒历四五天，每日在桂花楼，设四五十席，可谓一时之盛。又承行东韦伯氏云：“现在君已有家，月给薪洋五十元，俾无内顾之忧。”

咸丰九年，己未，二十二岁

上堂帮帐房如旧。

与曾寄浦师、芸轩兄三人合开绍祥字号，包办各洋行丝、茶、棉花生意。（咸丰）十一年停。

丽轩兄离行，帐目很不清楚，纪心兄进行。

帐席阿多臣病故，议掉行内伴友，分职办事。

莲大姑十八岁出阁，于归翠微乡郭功鉴。

合股开设敦茂钱庄，胡益三司事，三年后胡故，停闭。

咸丰十年，庚申，二十三岁

上堂帮帐房如旧。

试办润立生茶号于温州白林地，方梁逸樵司事，办得白毛茶八百箱，每方箱四十斤，运申分沽与英美各洋行，得价八十两，仅敷成本。不意卖出之后，洋商验出茶箱四角均有水迹，一律退回。查该货由小河用竹挑运出，以致受潮。不独洋商不愿承买，即自己亦觉心虚，不得已寄存杨三和栈，尽数拆开，检出霉茶，候至次年，在宁州办得乌龙细条红茶二百箱，每担五十两，条色香味并皆佳妙，因将白毛茶掺入，售与洋商，初得银一百二十两，继竟涨至一百六十两，大得其利，经营茶业于此始焉。后遂合股续开福德泉、永茂、合祥记等，于河口、宁州各处又与汪乾记合办茶务，行中调派杨辉山、杨明轩、郑陶斋、吴茂川、黄毓斋各友，司理丝茶、栈房、揽载诸务。

派杨明轩坐允德一枝半桅小夹板船，试开东洋之长崎埠，继派晏多你生即蔡焯麟在长崎埠管帐。该船主马厘士至日本之长崎埠，关口例禁，外人不得上岸，只准买食物、取水，唯不能过。十天后，杨明轩借买物起岸探友，苦于言语不通，用笔墨向关员问答，官员见其书法甚佳，乃出扇请其挥写，因此得有交情，并云：“你莫非要探南京生（指中国人也），距此不远有保苏局，试往问之。”即命两人同去，明轩到局，晤苏人杨镜人先生，同事六人在彼营业，专贩鲍鱼、海菜，由中国海船运至乍浦，分销各处。杨明轩当将来意告之，并言随船货物别无违禁之品，只有洋货并中国杂货，亦未甚多。即经镜人答允，许为运动，随即同赴关口，请其派人同至船上查验。日员办事不肯随和，必

徐愚斋自叙年谱

12

须事事自出主见。后逾一日，果派带刀日员四人，到船细验，各处查勘，验至洋货，如红布、花布、原有粗布并中国绿布、各种色布及檀香、苏木、胡椒、彝茶梧子^①各杂货，无不喜欢，验后而去。逾日约同商议，初时启口即言所议并非贸易之事，只以货易货，第每货各不能过百担，如何交换，须凭我作主。窥其意，似欲我货半送半买者，随换得青海带及带丝、贡带各数十担，金丁即洋菜四十包，每包四十斤，木鱼、香菇、江瑶柱、鱿鱼、虾干各十数担，统值亦不过二三千元，交易之货，彼此相当。杨镜人随坐我们允德船而回，开船时关员传语：“以后你们有货来，自有办法。”从此遂开东洋口岸。当船回上海，货物照例报送，海关人员查验各货，向无此种进口货物，为关章所无，不能估价纳税，商至再三，俟估出后再行上税。乃托妥友转邀苏奕昌号商酌，诤意苏号不愿，又托苏州保苏局会估，保苏局友初不知来货多少，乃一见之余，意存妒忌，亦不肯实说。因此无法，只可上栈。然始终无主顾，不得已自行拍卖，孰意竟有出人意外者。东洋来货拍卖，得价共计洋九千余元，照原本有二三倍利。

附记：

(1)是年有新式轮船，名“福建”，专走上海、福州两埠，船主名巴剪。适橄榄、福橘上市，该洋人随买橄榄二十四桶，福橘五十桶，到申出沽，得利两三倍之多。此因船快物鲜，且合时候，故获利倍蓰。不意该洋人以有利可图，下次至闽，竟大买福橘、橄榄各三千桶，运申发售。货色既多，销路亦钝，搁积五礼拜之久，鲜货多半霉烂，大亏其本。

另有华记某洋商，游历宁波，见市上有福州人员贩檀香，用戥售

^① 彝，盛。梧，通“杯”。彝茶梧子指盛茶杯子。日本人喜茶道，喜欢中国各种茶碗、茶杯。

卖，每担约价银三十六两至四十两之间，颇觉合算。其时正在年节，故合销路。乃该洋商不察，以为常此畅销，因由南洋租一小夹板船，装檀香五六百吨，载至宁波。到后月余，未能开盘，不得已原船转申，分上、中、下三等，年余贱价销去，亦受大亏。

又有夹板船名“□□”，初在日本箱馆埠，贩来干贝二十四件，每件一百零五斤，计价本洋十二元五角。货既鲜美，价亦合时，每件售至六十两，颇有溢利。后于下冬续买二百余件，价由二十四元至三十元，运载来申，形式较前货倍大，口味亦不及前之鲜甜。据苏奕昌号友云，闻日本有一种蛇肉向未见过，有云“式如木鱼”，有云“与干贝相同”，因此传播，无人过问。乃转汉口，亦无销路。次年秋，原物载回上海，往返已两经霉夏，尤难出售，只得拍卖，每件连箱拍卖价银一两一二钱，仅够保险之费，栈租尚不敷甚远。

以上之事，皆因贪所至。特记数则，以警后人。须知务广而荒，古人已先我言之矣，可不慎哉？

(2) 英法两国，直攻塘沽，暗由白塘口上岸，迳扑圆明园，迫开北洋三口、长江一带通商口岸。

咸丰十一年，辛酉，二十四岁

主帐上堂，督理各职。

曾寄圃师七月三十日午时故于申。

宝顺洋行办房先伯钰亭公主席，曾寄圃师副之。后曾寄师因汪乾记讼案，遽伤于酒。递遗之事，韦伯氏大班派余承乏，头绪纷繁，颇觉累坠，幸帮理有年，尚知条理。韦伯氏云：“帐房薪水照旧出支四百，另贴八十两，各伴照给。”并嘱：“留谢介鹤、金子香两先生，筹办汪乾记未了讼事。至龚孝拱、容纯甫两先生，留之与否，君自决之。以后行中之事，由君一手做去。惟老买办在行，必须一一禀告。上年派